

《這就是孤獨》導讀

讓米雅斯帶您尋找自我

二十世紀的西班牙現代文學，在一九七五年邁向「後佛朗哥時期」民主開放的里程碑後，寫作多元創新，是內戰後出生的作家伸展鴻鵠之志、耕耘文學花園的新時代。然而此時期也是西語創作的拉丁美洲文學在國際文壇大放異彩的時代，相形之下，使得西班牙近三十年來的文學創作，在歐洲的疆界之外，在學術的高塔之下，儼然處於「空谷幽蘭、乏人聞馨」的遺珠狀態。

誠然，閱讀西班牙現代文學作品，有許多夙昔典型的影痕，然而摹擬、互文性本就是文學創作的一部分，好比波赫士〈沙之書〉的隱喻，扉頁無限大，無起點也無終點；或是不斷重複回歸，每個人寫的都是同樣一本書，但每一頁又都像那《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自有別出心裁之處，引人入勝。

胡安·荷西·米雅斯（Juan José Millás，一九四六～）是西班牙二十一世紀璀璨的文曲星，一九七五年至二〇〇五年創作三十年來，長、短篇小說、散文總計二十四部作品。《這就是孤獨》（一九九〇～）是他第八部作品，贏得一九九〇年「納達文學獎」（Premio Nadal）米雅斯也從此開啓創作的轉捩點。作家的身分之外，他投入專欄寫作，成為讀者喜愛的媒體健筆。近五年來他在文壇豐碩收割，備受佳評，也是媒體最喜援引稱道的作家。

《這就是孤獨》含括中文版，已有十種外語譯本。米雅斯擅長探討的議題和書寫方式在這部作品中依然極致發揮：內心的孤寂、奧祕；生命的歡愉、痛楚；書寫及閱讀的渴望。《這就是孤獨》以女主角艾蓮娜為核心（這個在西語作品儼然成為典型人物的名字）環繞在她與六個主要人物的互動關係上：丈夫安立格，從事官商勾結生意且與女祕書暗通款曲，夫妻關係端賴兩人共同嗜好——「大麻」維繫。三個名字都喚作麥希迪絲的母親、妹妹及女兒，和艾蓮娜關係疏離冷漠。弟弟華安，替她找到記憶的慰藉與重尋自我的勇氣。徵信社偵探，艾蓮娜的一面鏡子，一個替身，透過這個替身的觀察勾勒，艾蓮娜找到鏡中人（自我）的自由。

閱讀《這就是孤獨》近六萬言的中篇小說，故事的氛圍和文字的書寫，隱隱約約彷彿濡染著波赫士的歷史對稱論述和數字編號遊戲，繼而帶入存在主義的疏離、孤寂，負面書寫，然後再峰迴路轉，回到存在主義的自由與人道關懷。從沙特的《嘔吐》輾轉返向卡夫卡的《蛻變》。米雅斯刻畫女性角色內心情緒的筆觸，細膩中帶鋒刃，苦澀中見嘲諷。六歲年紀，他從地中海的瓦倫西亞移居到內陸馬德里偏僻的郊區定居——那個郊區名叫「繁榮」，鮮明反襯的居住空間與矛盾可能已在米雅斯童年腦海烙下印痕，形成日後創作的引子。

米雅斯透過艾蓮娜的角色，也試圖展現後設小說自我意識、身分認同的裂解與重構企圖。艾蓮娜在四十三歲年紀發現已故母親四十三歲時書寫的「筆記本」（日記）讀到那個內心封鎖孤寂的母親儼然是自己的化身，母親企圖藉著她（艾蓮娜）抓住生命的依靠，而艾蓮娜則需透過「另一個她／他」來發現自我。從「無知」到「知」，「閉鎖」到「解放」的過程中，她唯有靠書寫和「再現他我」才能重新拼貼「原來的主體」於是徵信社偵探從探尋安立格出軌行蹤的任務轉而受託，變成紀錄解剖艾蓮娜日常生活行為的心理分析師。小說的敘述技巧從第一部的第三人稱轉到第二部的第一人稱敘述，也指涉艾蓮娜從一個邊緣者站到核心位置的蛻變。艾蓮娜每回閱讀徵信社偵探的報告，以及和他溝通的方式，正透過一個表象的真實來關照／觀照自我。然她閱讀母

親的日記、以及書寫自己的日記，得以透過文字把兩代斷裂隔閡的情緣銜接起來。這個透過書寫與閱讀的途徑建構記憶與自我衍生的過程，文壇中許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也是不遑多讓。

值得探索的另一個面向是米雅斯以物品、空間等偽體作為詮釋身體的媒介，以「身體=地圖」的對比敘述，呈現現實與虛構的心靈世界。艾蓮娜的生活和許多「物品」（客體）空間聯繫：大麻、老時鐘、搖椅、刮腿毛、浴室、馬桶、浴缸、牆壁、家具……等等。例如，我覺得這裡的牆壁、浴室、家具，好像都是我自己的延伸，不是敵對的關係」透過不斷強調這些微物（偽物／虛體）元素與生活空間的重複敘述來確認自我的存在，尤其老時鐘、搖椅這兩個母親遺留下來的家產，彷彿是一個家族生命延續與認同的維繫。類似這些的敘述讓人聯想到比《這就是孤獨》早一年面世的馬奎斯暢銷傑作——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迷宮中的將軍》。馬奎斯把一個馳騁沙場的將軍，晚年受掣於身體疼痛的脆弱描繪得淋漓盡致（發燒、頭痛、咳嗽、吐痰，洗澡、刮臉、刷牙）在疾病與夢想的賽跑、拉拒、抗衡中，梳妝台、鏡子、肥皂都形構成玻利瓦爾走不出的迷宮。同樣地，艾蓮娜與母親也在疾病中徬徨，在不斷的腹痛、脹氣、排便、嘔吐、頭暈……等身體癥狀中呈現心靈的不安與躁鬱。米雅斯未必刻意模擬馬奎斯，然而，此種負面經驗與情境的鋪陳有別於唯美書寫的風格，經由身體的負面書寫與省思，重塑正面的認同。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艾蓮娜毅然決然離開丈夫，尋求獨立自主當下，安立格的「選擇適合自己的地獄生存」的人生哲學其實也是一種自主抉擇，女兒麥希迪絲待產的孕婦模樣也是屬於一種自我認同的抉擇。艾蓮娜選擇脫繭而出，蛻變成一個「活得像自己」的人，卻未必要透過否定他者的價值觀來確認自我的建構。當然，這或許是米雅斯強調「自我實現」一個隱喻罷了。從米雅斯這位具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中，期待讀者閱讀西班牙現代文學，可以像哥倫布航向新大陸的心境，見識另一個世界的新奇；也像中世紀的朝聖之路，從不同的作家與路途迎迓西班牙文壇。